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特别报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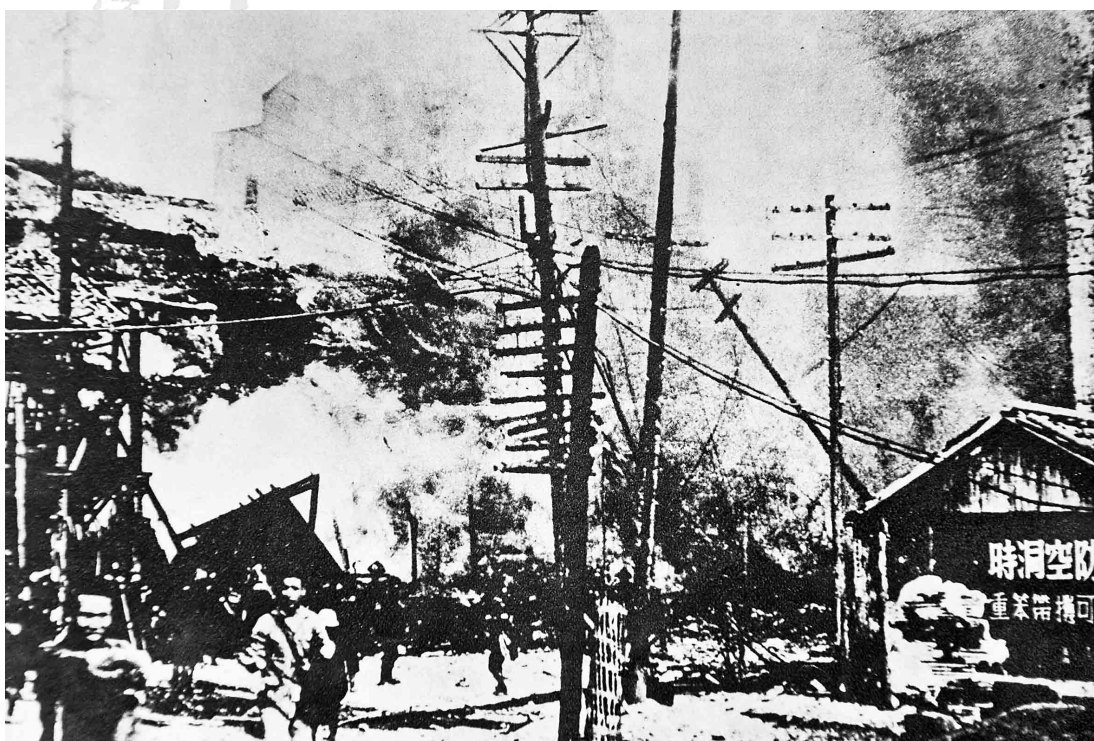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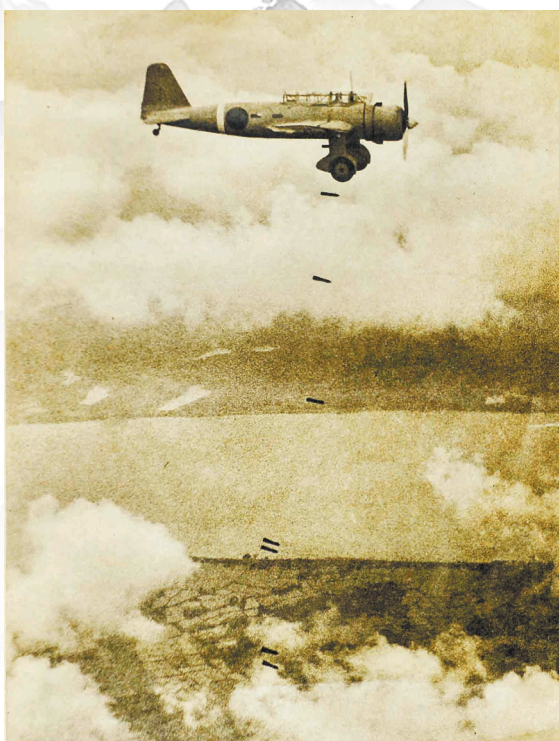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的抗战

——来自抗战大后方的岁月印记

轰炸。

▲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日军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实施

(北碚区档案馆供图)



▲被日军轰炸后的重庆城区。

(北碚区档案馆供图)

愈炸愈强 重庆在战火中傲然挺立

“

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。看见的东西，如尸首、血淋淋的人，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……

端午节，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，市民依然举行庆祝，照样生活着。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，立即拿起书包到学校去，夜袭以后，人们又在第二天6点或7点起床工作。

”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
实习生 陈思竹

“一栋栋民房被火舌烧光了，人们在火光中逃出来，抱着被褥，拖着孩子，一只鞋在脚上，另一只抓在手里。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，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……”1939年5月4日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了一则报道《敌机昨狂炸重庆 无辜民众伤亡极众》，这一幕描写的正是“重庆大轰炸”中的“五三惨案”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重庆是中国抗战大后方。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，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城市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轰炸，史称“重庆大轰炸”，直接伤亡人数达32829人，财产损失100亿元法币，其轰炸时间之长、次数之多、手段之残忍、灾难之深重，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。

即使如此，重庆人民从未屈服，反而愈炸愈强，他们团结一致，同仇敌忾，谱写了一曲反轰炸斗争的英勇不屈之歌，也淬炼出重庆坚韧、忠勇的城市精神。

无差别轰炸下的惨案

7月2日下午，室外气温38℃，位于渝中区解放碑的五四路，车水马龙。它是连接临江门到大都会东方广场的一条支马路，长约300米，比邻重庆时代广场、环球购物中心，街景一派繁华。

“1945年以前，这条街叫‘赛家桥’，在重庆大轰炸前也很繁华。”站在五四路口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黄晓东介绍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1938年初，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大批工厂、商业、金融、文教、科研机构等迁入重庆，苏、美、英、法等30多个国家也在重庆设立大使馆，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枢、外交中枢和“抗战时期工业的生命线”。

正因如此，日军将重庆列为重点轰炸目标。1938年2月，日机偷袭重庆市郊的广阳坝机场，拉开重庆大轰炸的序幕。

“早期，日机轰炸重点为重庆的军



1939年5月4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刊发的重庆大轰炸消息。
(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)

政机关，但从1939年5月3日、4日两天后，就变成无差别轰炸。”黄晓东说，日军妄图以此彻底“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”，达到“迅速结束中国事变”的目的。

5月3日，日军63架飞机分两批次空袭重庆市区，在民权路、飞来寺、国府路、学田湾、两路口等地投掷炸弹83枚、燃烧弹36枚。

5月4日，日军再次出动27架飞机轰炸重庆。数量虽没有第一天多，但由于日军大量使用燃烧弹，这一天重庆的损失更为惨重。轰炸引起的火灾3天后才完全扑灭，38条街道被炸，都邮街、赛家桥、柴家巷等10条主要街道尽毁，造成3318人死亡、1913人重伤，是重庆大轰炸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。

93岁的陈桂芳是“五三惨案”的亲历者，她回忆说，当天大约下午2点，防空警报响了，父母拉着惊慌失措的她从家向外跑，爆炸声不断传来，房屋瞬间火光冲天，到处都是惊叫声、痛哭声。

“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在我耳边响起，只觉得头上、手上一阵剧痛，”陈桂芳说，母亲抱着她的手也一下子松开了，倒在地上，血肉模糊。

美国《时代》与《生活》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、贾安娜目击了这一幕惨绝人寰的惨案：“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。看见的东西，如尸首、血淋淋的人，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……”

“重庆在燃烧”，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在《无鸟的夏天》中写道，“我们朝临江门望去，那儿是一片火海，火舌在上面翻滚乱卷。在长江方向的远处，那儿大火冲天，火舌高过了对岸的群山。”

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重建赛家桥，将其与附近的鸡街合并，更名为“五四路”，以为纪念，勿忘国耻。

1940年，日军对重庆展开了101号作战，对重庆实施了地毯式的轰炸。从1941年起，日军又对重庆采取“疲劳轰炸”策略，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、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，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。

在《重庆抗战记事》中，时任重庆军委会外事学员的郭伟波回忆了1941年6月5

日在较场口大隧道内的情景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大隧道内的气温越来越高，氧气越来越少……难以忍受的人们不约而同抢着向洞口挤去。可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，人群汹涌而来，把闸门挤得打不开，欲出无路，欲退不能。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，当敌机离开重庆时，防空大隧道内已是死一般的沉寂。

6月6日凌晨，防空警报解除后，从隧道内抬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堆成堆地堆在洞口，用卡车运了十几趟。至今，大隧道惨案的死亡人数尚无定论。

战争环境下创造的伟大奇迹

离五四路大约500米，是十八梯大隧道遗址。走进隧道，冷气扑面而来，隧道内展示了多张珍贵的黑白照片，记录了当时人们在隧道内躲避日机轰炸的情景。

“这条大隧道是当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公共防空洞。”西南大学长期从事重庆大轰炸研究的专家潘洵说，日军在轰炸重庆时使用的98式燃烧弹能持续燃烧15分钟，释放出2000—3000℃高温，足以烧穿20厘米厚的水泥屋顶。但日军旷日持久的大轰炸并未击垮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，也未能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，其中，防空洞起了重要作用。

“当时，由于中日两国军事实力悬殊，我们无法与日军正面对空作战，防空洞成为市民躲避轰炸的主要途径。”潘洵说。

其实，重庆最早的防空工程，在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便开始修建了。

1938年，国民政府对市区地形进行详尽勘察后，设计了由朝天门经临江门、通远门到南纪门的“防空大隧道”。这项浩大的工程从1938年开始，历时两年完工，全长3722米，共有7段13个洞口，可容纳4万余人。其中，石灰市、演武厅和十八梯三段内部相通，是大隧道中容量最大的一段，称为较场口大隧道，被誉为“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之一”。

国民政府还号召发动民众自建防空洞，数以万计的民工、石工、木工、铁匠、泥水匠、砖瓦匠，以最原始的工具，一锤一撬地在山脊、崖壁、坡坎、路边挖出了当时世界数量最庞大的防空避难设施。

数据显示，1937年，重庆仅有54个防空洞，可容纳7000多人，仅为重庆在册人口的1.51%；到1942年，重庆共有防空洞1603个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78个防空洞，基本可容纳全部市民。

“这是在战争环境下重庆人民创造的奇迹——短短六年间，重庆的防空洞数量增加了近30倍，容量增加近60倍，它在保护重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，也为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防空、反轰炸斗争经验，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。”潘洵说。

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由重庆返国后撰文写道：“警报发出后，市民扶老携幼，鱼贯入洞，仿佛欧美工厂上班的情景，解除警报后，鱼贯而出，仿佛工厂下班的情景。”

不仅如此，防空洞还发挥着生产救国的重要作用。“当时，为坚持生产支撑抗战，兵工厂、发电厂、炼钢厂等将重要机械移入洞中，夜以继日地生产。”潘洵说，为防空袭，兵工署第一工厂边生产，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，建成2.2万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。

愈炸愈强的重庆人民

位于较场口的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，是不少外地游客来重庆必打卡的地方。进入遗址序厅，一面以大轰炸真实照片为基础制作的大型浮雕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：一片被炸成废墟的街区中，残垣断壁上四个大字“愈炸愈强”，倔强有力、格外醒目。

往负一楼走，传来重庆人当时编的顺口溜：“不怕你龟儿子轰，不怕你龟儿子炸，老子有坚固的防空洞，不怕！让你龟儿子凶，让你龟儿子恶，老子总要大反攻，等着！”

“在大轰炸下，重庆市民的生活充满了苦难与坚韧。”黄晓东说，那时，人们的日常就是“跑警报”“躲轰炸”。

在如此艰难的时刻，重庆人民却愈炸愈强。在重庆住了3个月，经历了40多次轰炸的林语堂之女林允双在“重庆观感”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：“奇怪的是，战争在拖下去，中国的士气却越来越高，当收复一些城池，空袭后，就有提灯会和游行来庆祝。端午节，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，市民依然举行庆祝，照样生活着。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，立即拿起书包到学校去，夜袭以后，人们又在第二天6点或7点起床工作……”

美国记者斯诺写道：“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重建中国的决心，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。”

这种决心让重庆人一致抗日。1939年3月，中国空军出版社发起义卖，购买义卖号飞机充实国防。当月，重庆各界捐款170多万元。1940年，重庆又发起筹献剧人号、记者号、中学生号等一元献机运动。同年，全国春礼券运动，重庆市民踊跃捐款60多万元，并有大量礼品。

“重庆人民反轰炸这段历史，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，它见证了重庆人民在苦难中的坚韧与不屈。”潘洵说，在大轰炸中，重庆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，书写了一部壮丽的抗战史诗，面对轰炸，重庆以“坚韧”与“忠勇”作答，于废墟之上一次次挺立，把“愈炸愈强”四个字化为不屈的精神图腾，铭刻于城市精神的最深处。

如今，重庆留存着大量防空洞，有的成为市民纳凉点、火锅店，有的变身博物馆……“不管怎么变，历史都镌刻在每个重庆人的记忆里。”家住渝中区储奇门的陈婷说，她有时会带女儿到防空洞纳凉，给女儿讲这座城市过往的故事。

今天，无数的重庆人正秉承“坚韧、忠勇、开放、争先”的城市精神，以更加坚韧的步伐、更加忠勇的信念、更加开放的姿态、更加争先的勇气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。

▲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，市民在遗址前悼念。(资料图片)
首席记者 龙帆 摄/视觉重庆

